

An abstract illustration featuring a large, light purple circular shape in the upper left. Inside this circle, a black bird is in flight at the top, a black cormorant stands on a red and white striped, wave-like shape in the middle, and three small black figures are on a boat-like shape at the bottom. To the right of this circle is a large, light green circular shape. The background is composed of various soft, blended colors including purple, pink, and grey, with several large, dark, circular shap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title and author's name are written in black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酒鬼的鱼鹰 迟子建

酒鬼的鱼鹰

迟子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鬼的鱼鹰/迟子建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迟子建中篇小说编年)

ISBN 978-7-02-010193-1

I. ①酒… II. ①迟…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138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特约策划 杜 晗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8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93-1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当我对中篇小说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写作了《北极村童话》，那是一九八四年春天，大兴安岭正在解冻，路上满是泥泞，又满是春光。二十岁的我没有多少知识的底蕴和生活的积淀，有的是满脑子的幻想和一身的朝气。写它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篇幅的长短，只是信马由缰地追忆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只觉得很多的人和事都往笔端冒，于是写了外婆就想起了湿漉漉的夏日晚霞，写了马蜂窝又想起了苏联老奶奶，写了舅舅又想起了大黄狗，写了大雪又想起了江水，不知不觉地，这篇小说有了长度。

为什么能够把一部小说写成了中篇？按我的理解，首先是这素材有了相当的容量，就像一个人身量大，穿的衣服自然就不会小。小说的长短度，就是这么出来的吧。该是短篇的你把它生硬地抻长，它就显得单薄，没有精气神；该是中篇的你遏制其发展，它的激情得不到释放，乌云满腔，会让人觉得沉闷压抑；而该是长篇的素材，你就得让它一泻千里地流淌下去，才能给读者带来淋漓尽致的艺术享受。

除了相应的长度，中篇小说还应该有足够的^①气韵。如果说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中篇就是江河了。而气韵，就是水

面的薄雾。江河湖海日日流，薄雾却不是天天有。气韵的生成，与一个作家的眼界和审美，休戚相关。气韵贯穿在字里行间，是作品真正的魂。那些缺乏气韵的作品，纵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让人觉得乏味。

一般来说，溪流多藏于深山峡谷，大海则远在天边，而纵横的江河却始终萦绕着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篇的文体更容易贴近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见房屋和炊烟的倒影，听见桨声，也听见歌声。

当然，以上我关于小说长短度的比喻，讲的是通常的气象。在某些时刻，也有“异象”生成，比如电闪雷鸣会使溪流在某一时刻发出咆哮之声，大有江河之势；而海洋风平浪静时，会像一滴至纯至美的水。这些气质独特的“异象”之作，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它们大多出自天才笔下。

海纳百川，方可磅礴。同样，江河汇集了众多的溪流，才能源远流长。就是那些“异象”的生成，也无不依赖水本身的气质。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江河是生就的洒脱和丰盈，它们总要吸纳涓涓细流，才能激情澎湃。

由于江河流域不同，它们的气息也是不同的，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河。对我而言，黑龙江、呼玛河、额尔古纳河是我的生命之河，感染它们的气息也就浓厚些。这些北方的河流每年有半年的冰封期，所以河流在我眼中也是有四季的。春天时，它们“轰隆轰隆”地跑冰排了，冰排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莲，熠熠报春！夏季时，灿烂的江河上不仅走着船只，也

走着青山和白云的倒影。秋天，江河消瘦了，水也凉了，落叶和鸟儿南飞时脱落的羽毛漂荡在水面上，江河就仿佛生了一道道皱纹，说不尽的沧桑。冬天，雪花和寒流使江河结了厚厚的冰，站在白茫茫的江面上，想着冰层下仍然有不死的水在涌流，仍然有鱼儿春心荡漾地摆尾，真想放声歌唱——世界是如此苍凉，又如此美好。

我的中篇之水，汇集的正是那片冻土上的生活之流。从一九八六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第一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开始，到二〇一二年《收获》刊登《别雅山谷的父子》，近三十年间，我发表了五十部中篇小说。此次以编年形式出版其中的四十部中篇，使我有机会回望和打量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我发现这条路不管多么曲折，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那就是我的故乡，那就是我的心灵。

那一条条生命之河，就是盈满我笔管的墨水。它流出哀愁，也流出欢欣；它流出长夜，也流出黎明！一个被冷风吹打了半个世纪的人，一个在写作中孤独前行了三十年的人，深知这世界的寒流有多刺骨，也深知这世界的温暖有多辽阔。

所有的故事都不会结束，又怎能结束呢！

迟子建

2013年元月 哈尔滨

目录

001

疯人院的小磨盘

073

芳草在沼泽中

153

酒鬼的鱼鹰

211

零作坊

297

相约怡潇阁

疯人院的小磨盘

小磨盘十二岁了，看上去却只有七八岁那么大。他很能吃，而且不挑食，可就是不长个儿。疯人院的灶房师傅常常用勺子磕着黑油油的马勺说：“你把那些东西都吃给谁了？蛔虫还是鬼？”这时的小磨盘通常是蹲在灶台前，一心一意地吃着什么。他顾不得说话，只是用倦怠的眼神懒懒地扫一眼炉台的火，继续慢条斯理地吃他的。当然，如果灶房师傅在数落了他之后随之爆起了油锅，落在沸油中的花椒、葱、姜、蒜或者辣椒被炸得窜出浓烈的气味后，小磨盘就不得不弄出声音了，不过这声音是从鼻腔发出来的：“啊嚏！”跟下来，会有一串鼻涕像蚯蚓一样柔软地钻出来。小磨盘的妈妈这时不管忙着什么，

总要直直腰看儿子一眼。若是那鼻涕落在了裤子上，她就要叹息一下；而要是落在了食物上，她就接着做事了。小磨盘不忌讳鼻涕，他会把它连着食物吃掉，而省却了她洗衣服的麻烦。

小磨盘就是这样吃饭的，他很少能坐在桌子前正经八百地吃。没到吃饭的时候，他就饿得头晕眼花了，于是就像老鼠一样溜进灶房，逮着什么吃什么。秦师傅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小磨盘吃东西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常常把师傅偷着留给自己的下酒菜给吃了，比如一块酱牛肉，一盘拌得酸甜可口的萝卜丝，一碗刚出油锅的豆腐泡。秦师傅火气大，每逢此时，他都咬牙切齿地揪着小磨盘的耳朵恶狠狠地骂：“你这偷食的野猫！你以为那好吃的都是孝敬你这个小王八蛋的？！”小磨盘这时就会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那吃的东西是个哑巴，我吃它时，它也没说它姓秦啊，我不吃它还留着啊？”秦师傅只能松了手，踢他一脚，说：“快滚出去找你的那些疯子玩去吧！”小磨盘就一歪一斜地出了灶房。他走路老是这副样子，似乎总是被狂风吹着似的走不稳。他吃东西喜欢蹲着，不用筷子，只是用他那双黑黢黢的手。今天他吃完了一个素馅包子，本来打算要出去的，可是他眼尖地发现了搁在碗柜里的一碟被炒得油汪汪的肉丁，小磨盘见秦师傅正在背对着他炒菜，于是放心大胆地吃起了肉丁。未等吃完，还是被秦师傅发现了，他照例奔过来揪着小磨盘的耳朵骂：“你这偷食的野猫！”小磨盘疼得嗷嗷地叫着说：“那你就去揪野猫的耳朵啊！”秦师傅撒了手，呵斥道：“还不快滚，要不我可切下你的小鸡鸡，把它煎了下酒吃

了！”小磨盘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裤裆说：“这玩意臊烘烘的，有个什么吃头！再说了，就真是吃的话，你该吃你自己的啊，我这个太小，不够你吃的！”灶房里本来有切菜的嚓嚓声，有炖菜的咕嘟声，有炒菜的吱啦声，可是它们全都在瞬间淹没在暴雨似的笑声中了，秦师傅笑得掉了铲子，杨师傅笑得撇下了菜刀，王师傅则笑得把正欲添进锅里的一瓢水给洒了自己一身。只有小磨盘的妈妈没有笑出声，但她在心里也是笑着的，她忍着，把脸给忍红了。

其实三位师傅都是喜欢小磨盘的，他们也并不吝惜他吃什么。只是秦师傅算是灶房里管事的，人一旦管着点什么事，哪怕是丁点的小事，就爱耍耍威风。他留吃的给自己，往往也是为了显示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其他两位师傅对此看不惯，所以巴望着小磨盘去吃秦师傅的酒肴。而秦师傅表面上对小磨盘很凶，其实心里是疼他的，往往小磨盘被揪了耳朵而跑出灶房，秦师傅总要叹口气，说：“唉，这小磨盘也是的，怎么干吃不长肉呢？我可别把他的耳朵当树叶一样给揪掉了，要不他长大了说不上媳妇，还不得用刀把我给剁成肉馅！”小磨盘的妈妈若是在场，就会微笑着淡淡地说：“怎么会呢。”她说话通常是很简短的，让人觉得这个俭省的女人在话语上也俭省着。在灶房，只有她一人是女的，可她干的活却并不比三位师傅少。淘米、清理垃圾、择菜洗菜、发黄豆芽、给各个调料盒增添调料、打扫灶房及至分装盒饭，这些活都是她的。她大约有四十了吧，眼角聚集着一棱一棱的皱纹，仿佛她在那里种了

一垄垄的庄稼。她很瘦，面色青黄，吃东西时老是打嗝，似乎所有的食物都不对她的胃口。无论冬夏，她衣服的颜色都是老绿色的，那颜色一旦褪了，就像一片荒芜的原野一样，让人看不得。她也许已经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了，除了不爱打扮自己外，三位师傅开着一些有关男女之事的玩笑时，她也无动于衷。不过，她很爱看晚霞，一旦西边天弥漫了橙黄或嫣红的晚霞，她就会溜出灶房，出神地看上一会儿。每回看了晚霞回来，她的眼神就有了光彩，干活时更加卖力了。所以不管晚霞飞舞的时分灶房多么忙，师傅们都不催促她，任她看个够。晚霞又不是天天有，这点时间他们是乐意给她的。有一回，是盛夏的一个傍晚，那晚霞闹得很欢，几乎半边天都是红红火火的霞光，它们像火一样地燃烧，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汹涌着，美丽得无边无际。小磨盘的妈妈看得激动万分，后来竟然哭了。她回到灶房时红着眼圈，秦师傅就说：“你哭啥么？”小磨盘的妈妈抽抽搭搭地说：“还是天的福大啊。”秦师傅哈哈笑了，说：“天有什么福，那么大的地方就放着两样大东西，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再加上一堆烂星星，都穷成那样了，你还说它有福，真是抬举了它！”就因了他的这句玩笑话，她足足一周没有搭理秦师傅。秦师傅私下庆幸地说：“幸亏我还没说老天存着的东西跟屎是一个颜色的，不然她还不得一年不和我说话！”

人们都管小磨盘的妈妈叫菊师傅。其实她叫刘菊。应该叫她刘师傅的。可是大家觉得一个女人叫刘师傅没有女人气，就喊她菊师傅。

秦师傅教训和数落小磨盘的时候，并不忌讳他妈妈在场。菊师傅也不在意，该忙她的活计还忙她的活计，因为她认为这都是对小磨盘好。她偶尔抬头漠然地看小磨盘一眼，见他那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就像一只在垃圾堆上觅食的老鼠，十分的可憎，就觉得秦师傅下手太轻了，应该给他来点狠的才是。至于怎么个狠法，她自己也想不出来。

王师傅笑够了，把炖熟的豆角往大铁皮盆子里盛，每盛一下他都要敲敲锅，灶房里便响着“当——当——”的声音，好像这菜被火煎熬得青春不再，它们出锅时悲鸣地呐喊。瘦削的杨师傅最听不得这声音。他拿了一块刚切下的元葱，走到王师傅背后，出其不意地擦了他眼睛一下。王师傅被辣得号叫着，他骂：“我敲的又不是你家的锅，你凭什么管我？”秦师傅在一旁笑着说：“你以为疯人院的锅就可以白敲，要是敲漏了的话，我扣你一个月的工钱！”秦师傅永远把工资叫工钱，一副大地主的腔调。王师傅擦着辣出来的泪水说：“我可真是在这干够了，一天到晚受窝囊气，比小磨盘还不如！你们知道么，城里有家馆子，看上了我白案上的活，要雇我去，白吃白住外，一个月净给我四百块，我都给回了！”秦师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就你那白案的手艺，花卷盘得还没有牛屎好看，千层饼能弄出来三层都算多的，擀的饺子皮厚得像脚后跟，蒸锅馒头连碱都使不匀，你还吹牛呢，说什么你把人家给回了，我看是人家把你给回了！你要是嫌在这施展不开，就赶紧卷行李走人，咱可别耽误你的前程！”菊师傅很喜欢听他们斗嘴，他

们往往说着说着就急了，有时还大打出手呢。不过用不了三分钟，他们之间又有说有笑的了。

给前厅的食堂送过饭，菊师傅回到灶房的时候，三位师傅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前等她。她落了座，大家就开始吃中饭了，别看杨师傅单薄，吃东西可是有股一往无前的劲，他吃得狠而快，口腔老是发出呼呼的响声，好像他的嘴是卷扬机一样。胖胖的王师傅吃东西很斯文，比如他要是吮大骨棒里的骨髓油，得拿根塑料吸管插在里面，然后小心翼翼地吸。杨师傅这时就会鄙夷地说：“我看你整个奶嘴得了！”王师傅也不恼，依然规规矩矩地吃他的。只有秦师傅，他吃东西有张有弛，不紧不慢，悠徐从容，很有派头。他们吃饭的时候通常要聊点什么，比如今天，他们讨论的就是小磨盘上学的事。

秦师傅首先说：“菊师傅，你前天说已经给小磨盘报上名了，这回他去上学，你可不能像前两次似的，他一叫唤你就心疼他，上个十天半月的就回来，那可就真把他给耽误了！”

菊师傅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

“再有几天就开学了，我看应该让这小东西先收收心，不能让他再去玩了，让他在屋子里先摸摸书本，摸出点感情来，他就不会想着退学了。”杨师傅一边狼吞虎咽着，一边插话说。

菊师傅又“哦”了一声，随之打了个干隔，哆嗦了一下。

“咳，照我看他全是让那些疯子给拐带坏了！”王师傅说：“你们想想看啊，他见了我们，一天有话没有？没有！可是他见了那些疯子呢，那话多得比三九天落下的雪花都多！”

菊师傅抬了一下头，她端饭碗的手本来就绵软无力的，这下更握不住碗了，那碗倾斜成了漏斗，里面的粥就要漫溢而出了。她最怕别人把小磨盘和疯子联系到一起，这令她心惊胆战。想到死去的丈夫，菊师傅更加心慌气短。她顺势落下饭碗，打算离开饭桌。秦师傅说：“你看你，一跟你提小磨盘上学的事你就心烦，心烦顶什么用？连饭也不想吃了，你再不吃，我就跟院长说，说你瘦得干不动活了，在灶房就是个废人，得白白养着你，让他把你给辞了，我看你还吃不吃东西！”菊师傅用湿漉漉的眼神温情而又幽怨地望了秦师傅一眼，把撂下的饭碗又端起来。

杨师傅吃得热火朝天的，把鼻涕都吃下来了。他擤了一把鼻涕，劝慰菊师傅说：“小孩子没有爱上学的，他们谁不知道玩好啊。就说我家雪玫，那还是个丫头呢，还不一样贪玩？当年我领她报名去上学，她哭了一路，三天两头就逃学。等过了一段，我教训了她几次，再加上老师克她，她也就顺过来了，服服帖帖地自愿上学了！我看你不用心急，到时你坚持住不让他回来，他一个小孩子还能翻了天！”

王师傅说：“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少让他和那些疯子去玩，他也就不会什么都看不惯了！你们想想看哪，他前两次没上成学，他回来跟我们说什么？他说老师站在黑板前的姿势是可笑的，就好像要饭花子一样；他还说下课的时候做操的下蹲运动就像让人集体拉屎一样；还说到了中午就得吃饭不是人该做的事，猪才按时按晌吃食。他要是常和那些疯子在一起，哪来

那么多的怪念头！”

秦师傅撂下筷子，使劲咳嗽了两声，这是他要郑重讲什么事的一个信号。果然他对菊师傅说：“我看王师傅说得在理。小磨盘不喜欢我们，可他见了疯子就不一样了，简直就像见了家里的亲戚似的。有一回我在院子里看见他和那个外号叫张唠叨的疯子在一起，他们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不少东西，有鸡，有帽子，有茶缸，有娃娃头，还有鞋、剪子、花瓶、板凳，他们在一起玩起了过家家，有滋有味的，看得我头皮直麻。张唠叨还把画上的帽子往小磨盘的头上比划，说‘美——美——’小磨盘笑得跟公鸡打鸣似的那么响，真是让我看不下眼！你啊，这几天就辛苦点吧，把他看住，别让他再去找疯子玩去了。”

菊师傅把夹起的一片黄瓜又放回盘子，她用蚊子一样的细声说：“刚才你不是撵着他去找疯子的么。”

秦师傅拍了一下桌子，气咻咻地说：“小磨盘偷吃了我的酒肴，我说句气话发泄发泄，这你还计较啊？”

菊师傅没说什么，她瞅准了一块肥瘦相宜的肉，把它夹了，搁在秦师傅的碗里，然后放下碗筷，抖了抖衣襟起身，寻小磨盘去了。

王师傅和杨师傅把目光都聚集在菊师傅夹给秦师傅的那块肉上。秦师傅吆喝道：“瞪那么圆的眼睛瞅啥？还能把这肉给瞅成圆的？真是！”

一只小老鼠从饭桌旁簌簌跑过，让眼尖的杨师傅发现了。于是他们就手忙脚乱地去踩老鼠。老鼠没捉着，倒把饭桌给